

萬惡胡宗南

羣衆日報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陝甘
軍二
部
編
印

目錄

- 一 志大才疏險虛僞的胡宗南
- 二 苦難的西北蔣管區人民
- 三 殺害西北民主人士
- 四 分化吞併西北地方軍
- 五 在陝北的暴行

一 志大才疏陰險虛偽的胡宗南

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胡宗南，現在在陝北卡着了，進又進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現在是騎上了老虎背。蔣介石培養胡宗南作他的忠實走狗惡毒爪牙，已經二十多年了，滿心希望在最困難時，用他來救駕。蔣介石在走頭無路之後，決定打延安，才使用了胡宗南的全部兵力。在佔領延安時，蔣介石着實高興了一番，三月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還拍了一個「嘉獎電」，把胡宗南捧得上天。然而不到兩個月，事實證明，蔣介石所依賴的胡宗南，實際上是一個「志大才疏」的飯桶。

從蔣介石背叛大革命開始，胡宗南一直是蔣介石的內戰工具，鑑於打內戰，胡宗南成了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蔣介石對他的信任，甚至超過陳誠。但是胡宗南在內戰以及抗戰中，却總是抄敗仗，是有名的「常敗將軍」。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先與紅軍作戰，立即被徐向前、蔡廷鍇、陳唐等將軍所部的人民軍隊所擊敗。一九三五年在川陝甘邊境作戰時，又曾被紅軍一、四方面軍困於川西北的松潘地區，幾乎全軍覆沒。一九三六年，陝甘邊山嶺堡之役，胡軍又被紅軍消滅了一個旅，這是十年內戰中最慘的一仗。胡宗南隨着胡軍被消滅十萬。一直以冠軍手下一員敗將的資格，充當紅軍的運輸隊。

抗戰後，胡宗南的第一軍在上海淞滬地區損失甚重。以後日軍進攻南京，胡宗南逃到河口，一九三八年防守平漢南段之信陽一帶，又是連戰連敗。從此，深入豫關，遠離抗戰前線，各個戰事通通門外。直至抗戰末期（一九四四年），湯恩伯對河南慘敗，洛陽等地所佔「第二綫」的胡宗南軍，又是一觸即潰，望風而逃。

從一九三八年武漢會戰到現在十個年頭，胡宗南一直聚在西北，專門壓迫人民，製造內戰。他曾發動了五次反共戰爭，第一次於一九三九年夏，向我關中解放區進攻，最後佔了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五個縣城，成為抗戰中挑起內戰的第一人。第二次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向鄜縣進攻，立即受挫收退。一九四五年第三次向關中進攻，又敗於北台山。一九四六年第四次進犯關中，但亦被擊退。今年三月向傾巢進犯邊區是第五次了，這次規模較歷次為大，動員其嫡系部隊二十個旅，還配合華夏、青海、甘肅、榆林等非嫡系的十一個旅，共達三十一旅之衆。胡宗南不自量力地企圖捕捉中共首腦部與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還大言不慚對記者闢說，要「建設什麼延安」。現在坐在延安的胡宗南，對於這一次軍事冒險滋味，大概會嘗到一些了。單在陝北，胡宗南兩個多月內犧牲了四個旅長，一死三俘，被淹沒了三個旅部，四個營團，一個保安團，另五個營，其餘零碎消滅的五千人以上不計，平均約二十一天被殲一個旅。至於晉南，胡宗南一年多前一營，已派大部完蛋了，其結果關中則空虛萬分，隨時可以發生巨大變化。

胡宗南是決心在西北起家的，而軍事變後，胡宗南即乘機把持西安，從此不肯放手。

抗戰時期，雖曾一度調至東戰場，但接連三次慘敗後，他又趕快溜進德國，再也不肯出去了。

在胡宗南的心目中，西北五省（陝、甘、寧、青、新）都是他要霸佔的地盤，山西也在其範圍之中，過去蔣介石在西北的大員如朱紹良、蔣鼎文之流，對於胡宗南都是支離不動的，蔣介石派這些人的目的，也是爲了掩護胡宗南的成長。

胡宗南自稱「西北王」，但他首先要消滅的並不是共產黨，因他已經深深嘗過「剿共」這一「長期苦刑」的滋味。他首先要消滅的，還是陝西的楊虎城、高桂滋，甘肅的鄧寶珊、魯大昌，青寧及甘肅西北走廊的馬步芳、馬步青，新疆的盛世才，寧夏的馬鴻逵，這些人沒有不吃過他的苦頭的。楊虎城將軍部已弄得支離破碎；盛世才、魯大昌已橋本靖台，鄧寶珊空守榆林，等於充軍沙漠；高桂滋的部隊已被改編；馬步青的部隊已被充軍新疆，永遠不得回來；馬步芳被迫縮回青海；只有馬鴻逵、左協忠佔點地位便宜，還保持苟延殘喘的局面，不過胡宗南已把他們的得力部下分化收買，馬鴻逵、左協忠也不是那樣自由自在了。

胡宗南之圖新疆，爲時已久，他培養同黨徒楊德亮，用意在此。當盛世才公開背叛新疆人民向蔣介石投降時，胡宗南乘機派了李鐵軍、楊德亮兩軍先後開入新疆，驅走了盛世才，胡宗南正洋洋自得，那知已逼臨新疆西北一帶的民族自衛戰爭，李、楊兩軍連戰皆敗，幾乎全軍覆沒，於是胡宗南的左手打斷在玉門關外。

胡宗南自命是「蔣介石第二」。西北還不是他最後的目標，只是他的起點。因此，日本投降後，他的野心轉向華北，他把其本部第十六軍调入北平，第三軍控制平漢真正太交叉點之石家莊，而以其最精幹之第一軍及第九十軍（現均改師）控制晉南一帶，九十軍調回進攻邊區後，還將三十師、三十八師留在那裏，成爲還可以控制平津還可以鞏固錫山之太原的形勢。胡宗南的野心，甚至在一時期擴展到東北。他原想作西北、華北、東北三北之王。蔣介石把杜聿明調去東北，曾使胡宗南極爲傷心。但更傷心的，他連華北王也做不到。現在平漢、正太、同蒲都被解放軍控制，他的右手又切斷在黃河以北了。

胡宗南靠擴充吞併起家，內部派系複雜，而蔣介石的陰險權詐，也毫不例外的爲胡宗南承襲。胡宗南雖然是黃埔正牌，但他却最怕「西黃埔自成一系」，在這方面，他不僅與杜聿明關係微（均爲西人）有矛盾，而且對董釗也極不放心，他把董釗的第十六軍調到華北去，却把自己的嫡系第一師及九十師要董釗去帶領。至於難牌，則全遭胡宗南分化解體，過去的十七路軍即曾被其分化，後來孔從周將軍率領舉行了反內戰起義。高桂滋的一個軍初被改編爲師，再改編爲旅（八十四旅），對於這個旅還不放心，又將其串一個團調到山西運城，另一個團則被調到陝北。劉茂恩部下的一個軍也被其改編爲師（十五師），再縮爲旅（六十四旅），而另以胡之一三五旅（現已被戰）編入該師，實行雙重，榆林之鄭寶珊部除，更被調得稀爛，最近胡宗南深怕鄭部「作戰不力」，又空通

曉得跑到榆林，並且把鄧部由榆林城內趕出城外。

由於胡宗南對西北人民的橫徵暴斂，過去幾年中，陝甘各地民怨騰起，這一民變曾一直發展到胡宗南統治最強的甘海棧上，這種潛伏的仇恨，一旦當胡宗南失敗，就會立即噴發出來，那時，不僅陷身於此的胡軍難得逃脫滅亡之禍，其後方的老巢，亦必為此種噴發的仇恨怒火所燒盡。

胡宗南這個「西北王」的幻夢必將破滅在西北，命運註定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陰險虛偽的常敗將軍，其一生惡蹟，必在軍火的軍事冒險中得到清算，而這也正是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將要滅亡的象徵。（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

二 苦難的西北蔣管區人民

「要想免去災和難，趕快打垮胡宗南！」這就是西北蔣管區千萬被壓迫人民的呼籲。他們在英皇胡宗南帝政統治下的苦難情形，不久以前從大關中來的三則消息中，還可窺見：

（一）蔣軍侵犯邊區後，大關中苛捐雜稅與日俱增。其新增加之捐費項目，計有：慰勞捐、大車費（要錢不要車）、國民兵訓練費、服裝費、子彈費、修補費、戶口費、高脚牲畜登記費、生育、死亡報告費、訂婚、結婚申請費等，此外，還有按戶提區，不

論男女老少，每人每月必須繳納白麵三斤。身份每更換一次，須繳銀幣一千三百元，嬰兒也要身份證。徵兵方面，最近又搞了兩套騙人的方法，一種是以訓練國民兵爲名，將集中縣上的國民兵押送至各兵團補充。華縣、臨潼兩縣即以此方爲，騙送近千人至渭川。另一種方法，是將各地派往商號之担架人員強拉入伍。公教人員微薄的薪水亦已停發。在此情況下，農民們紛紛拋賣土地、耕牛，流浪街頭爲乞。

(二) 蔣胡匪聯陝西省政府正火急逼徵內戰糧食，各地已專派高級官員親自出馬搜索。陝省十區將記專員趙某帶人至臨潼縣古開鎮召開會議，研究趕逼軍糧辦法，會畢並派縣府秘書主任陳某、縣黨部書記鄭某到該縣零口鎮，三青團團長王鴻勳等重新盤錢，要區三天內交出勒索軍糧，但區長已貧空萬分，敵皆吸飽亦無完成，臨潼特務縣長洪某即因「勒索不力」，已被記大過一次。渭陽縣七月以來加徵糧兩次，第三次勒索亦將開始，每元用賦已由一斗八升四合增加到三斗四升四合（每斗三十斤重）。渭陽、三原、耀縣、長安等廣大農村，不分晝夜，處於「警報」恐懼中，農民們爲躲避將匪官府之逼近，特由小孩在村前村後沿流設望，望見帶槍催款的隊伍走近，便喊叫「來了！來了！全村人民即械鬥的向野外逃奔。長安縣某村乘夜開突圍一個新的隊伍來了！男女老少皆驚起，奔赴野外露宿，第二日微明回家吃飯後，又迅速離散躲避。

(三) 蔣胡匪陝西省府近迫令各縣按大小成立「自衛團」，營：鄉成立「自衛隊」，各保男新編不脫離生產的二十到二十五人，由保長保衛團帶領，入夜巡查戶口，迫害人

民。將記特務更到處猖獗，任意捉人殺人，三原僅靈前一鄉，即被抓去二十名以上，黨已佔踞一名。爲加強農村特務活動，高陵縣黨已在鄉村中吸收一些地痞流氓，名之謂什麼「農民黨員」。中等學校學生加緊軍事及特務訓練，凡軍訓不及格者一律不能升級。三原中學一年級一百九十名學生中，即有三十名學生因怕被編爲守備城防軍而退學。

以上三則消息，實不能說出西北將管區人民生活苦難於萬一。對於惡胡的專政統治，已是民怨沸騰，下面的一些民論，就道出了廣大人民的心聲：

(一) 趕快打垮胡宗南

胡宗南，太兇殘，又抓丁，又強姦，打日本，不上前，內戰把兵都磨光。特務隊，清鄉團，想把好人都殺完。要想免去災和難，趕快打垮胡宗南。

(二) 趕走王八舌頭客

陝西人，真倒毒，南方來了舌頭客，舌頭客，心裏黑，骨死沒活要軍麥，還要來把陳欠追，狗腿來把肚丁催。軍隊來了把廟拆，丈地還要挖錢窖，陝西軍人挖錢窖，一不小心就吃虧。

這些王八滿地，叫他趕快滾家。

(三) 打倒胡蠻

反對清鄉，拿起刀槍。抗丁抗稅，拿起槍桿。打倒胡蠻，日子過活。

(四) 恨死胡蠻

胡蠻不滅，百姓遭劫。胡蠻不亡，不斷要錢。胡蠻不死，抽丁不止。胡蠻不倒，要索要草。

(五) 苦壯丁話

生下女子，財神打門；生下男子，隨事尋人。

(六) 苦蔣胡話

蔣下兒子是老師的，取下媳婦是鄉長的，生下女兒是工廠的，打下糧食是縣長的，榨下銀錢是保長的；你若不信，去問聯保主任。

(七) 送蔣胡話

國精國亂，發奮為雄，鐵面無公，天下為私，破格為己，下詔罪人。

(八) 反蔣胡話

白晝怕公家，催賦執鞭林，寒寒一場空，唯面兼氣壯。

黑夜怕官匪，搶劫挾槍杖，財帛任羅括，打燒皆難狀。

悍吏太森嚴，抓丁不寬讓，一屬軍一更暴兒，求饒不敢抗。

今生恨不辰，遭此艱苦況，畏民如水火，哭訴將誰向。

飲食不甘味，與與胆如與，戰戰復兢兢，惟有獨惆悵。

羣黎痛且泣，存誠何日喪，鶴候猿風聲，江山迅轉瞬。

(九) 逢五諸

逢五必亂，

民五走陸(陸建章，袁世凱走狗，北京執法總巡，殺人如麻)，

十五劉跑(劉錦華民國十五年困西安八月，終被打跑)，

廿五捉蔣(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

三五胡(宗南)倒。

(十) 六上諸

抗戰在心上，建國在腦上，愛民在口上，

飲錢在心上，用人在系上，才德在衣袋。

(十一) 王曲夢

勢百姓倖

(甲) 秦川好

說秦川，道秦川，秦川好處說不完。
南北二山擺兩邊，中間八水繞長安，
廣出麥子廣出棉，打下的小米吃不完，
長安秦皇賣花紅，五家坡前把菜種，
潼關道上夏天好，掘個鹽甕上華山，
油鹽辣子清湯麵，咸陽原上過秋天，
熟炕棉被白水炭，陝西冷娃不知寒。
胡僧僧，是好漢，出兵帶助孫中山，
李繼祖，是儒員，提倡水利變了天，
楊虎城，把兵練，批轉乾坤打日蠻，
李元鼎，真能言，吓壞王曲胡宗南，
八百里，米糧川，文武兩般都齊全。
自從胡景到西安，烏雲滾滾遮了天，
殺人於火刮地皮，從此陝西不安然，
金銀子銀錢討了飯，秦川百姓實可憐。
實可憐，實可憐，十室九空有誰憐。

(乙)

西北王

湯宗南，發了狂，一心總當西北王，
 西省城南遣了殃，王曲廟裏趕城隍，
 王曲短，王曲長，王曲駐下胡大王，
 張家莊子李家房，一舉拆掉作操場，
 稻子地，碾麥場，日今姓胡不姓王，
 王曲周圍四十里，百姓家家發了慌，
 大雁塔，小雁塔，公家條子一貼他難受，
 蓮台山，翠華山，和尚道士齊趕完，
 爲平稻地招人怨，鞭打繩拴真欺天，
 老漢告狀狀不准，婆娘打死在稻地前，
 大兒哭，小兒喊，楊媽幾去鬼門關。

胡宗南，辦軍校，百姓怨聲載了道，
 日今城南有民歌，提起此歌真可笑，
 「第七軍校，盡是胡鬧，白日睡覺，黑夜拆廟，
 不要磚瓦，單要木料，大的賣給，小的添灶。」

歌

歌

歌

歌

西望口外嘉峪關，東正陝西東潼關，
回漢軍隊四十萬，帥字旗上胡宗南。
八年抗日不打仗，只打一仗在晉南，
二仗拾了一師半，槍炮人馬送日蠻。
關部軍官正打牌，敵兵來到牌桌前，
手槍一舉不要動，照像一畢用繩拴，
日本軍上大標題，請看中國好軍官，
槍上軍校把兵練，練出這樣大壞蛋。

(四)

長軍官

胡宗南，是。報，陝西百姓罵不停。
爲給蔣賊抬棺，因此修下宮長事，
唐王當年舊宮殿，日今我將抱美觀，
西式門窗玻璃鏡，八音匣子鐘自鳴，
洋沙發，厚地毯，外國鏡子門常開，
湖南刺綢西湖絲，綢緞被子金龍經，
磚瓦木料千千萬，動員牲口數不完，
銅金銀子用担担，全是老陝軍汗錢，

百姓受苦自知道，有朝一日算回還。

（十二） 新城作官詠

在胡宗南匪徒的反動統治下，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亦是苦不堪言。下面這首歌謠，分的說明了他們的悲慘遭遇。

新城（係將胡匪陝西省府所在地）作官，少吃缺穿。

兩袋洋麵，包穀四三（原四袋洋麵，中有兩袋折成包穀四斗三升）。

衣服破爛，漿糊來黏。

來往步便，力盡汗乾。

晷勉從公，烏鴉換班（新城烏鴉多，早出晚歸）。

寒來暑往，如斯有年。

一旦添薪，妻單子寒。

三月薪金，國家恩典（死後加三月薪）。

衣食棺木，全靠募捐。

旅棚難返，權厝義園。

功名富貴，從此完焉。

三 殺害西北民主人士

匪徒蔣介石，胡宗南爲了維持其搖搖欲倒的統治，對於西北的民主愛國人士，和他們在全國其他各地一樣，極盡其迫害與屠殺能事。民盟西北負責人杜斌丞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七日在西安慘遭槍殺。中共發言人十一日在陝北某地向記者指出：西北著名教育界杜斌丞先生的被殺，表示蔣介石匪幫欲以擴大對民主人士屠殺的方法，維持其搖搖欲倒的統治。發言人指出，蔣介石在屠殺民主人士時，無恥地說他們是共產黨。蔣介石匪徒於七日在西安槍斃杜斌丞先生時，宣佈杜是中共「關中總委負責人」，實則杜先生爲民主同盟的西北負責人，一生爲民主事業奮鬥，爲西北人民所敬仰，並非中共黨員。發言人說，蔣介石匪徒在上海爲了要鎮壓工人的罷工運動，並爲了要逮捕與屠殺罷工工人，偽造了所謂「中共文件」，說中共要破壞上海的電廠。匪徒們爲了要迫害民主同盟，造出謠言，說什麼民盟接收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匪徒們在北平逮捕了許多表示不滿的份子，包括若干高級官員在內。美國政府若干官員，和美國的特務機關，過去和現在，都替蔣介石當偵探，指示給蔣介石匪徒誰是這種民主人士和不滿的人，以便蔣介石逮捕和屠殺他們。現在被迫害的人們中，不少是曾經沒有防備，對血腥屠夫魏特勞之流以及某些假裝同情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官員，明自表示過他們的立場的人們。發言人說，蔣

介石現現在將管區民主運動實行大規模的慘酷迫害，把許多革命志士自己的犧牲能力，已喪失信心，因為人民解放軍在一切戰場上，包括山東戰場在內，都已進入反攻，引起了匪徒們的驚惶失措，所以終於找尋殺人的藉口，使人民不敢反抗蔣介石。但是屠殺將只會使反蔣運動擴大。獨裁者愈加瘋狂好殺的時候，就是他愈加接近死亡候，中外歷史，已經千百次證實了這個真理。

趙壽山將軍，對其故友杜斌丞先生之被殺，深表哀痛，並列舉事實，痛斥蔣胡匪幫血口噴人，誣毀杜先生煽動孔從周將軍起義的造謠慣技。趙將軍憤怒激昂的說：「我可能言，從周當時舉義，並非杜先生所煽動，而是蔣賊清滅雜牌軍劣手段逼迫的結果。」總將實分析孔從周將軍起義原因稱：「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蔣賊採用明昇暗降手段，將其第五十五師師長調任三十八軍空額副軍長，將其部下調防至黃河南岸之蒙縣，五月，蔣賊復派這十八輛卡車，強迫其士兵上車，分運至各地各個軍食，逼迫其舉領所有軍官至軍官總隊受訓，圖一網打盡，因而激起了孔從周將軍起義。趙將軍說：「民國十三年，我在安邊教導隊排長，從周即在我排當學兵，相處二十三年，感情深厚，從周對我從無不言之事，然此次起義，我皆不知，從周與杜先生僅以泛泛之交，又何從相告呢？」至此，趙將軍憤然立起，反問說：「蔣介石的造謠技術太幼稚可笑了，當從周在蒙縣起義時，杜先生被特務監視於西安，又怎能互通消息呢？果真杜先生煽動從周起義，為什麼不從從周身上找北時煽動呢？當時從周實權在手，而且又鄰近解放區，起義條件